

〔清〕姚
劉季高

鼐著
標校

惜抱軒詩文集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清〕姚鼎著
劉子昂

惜抱軒詩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惜抱軒詩文集 / (清) 姚鼐著; 劉季高標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11 (2010.9 重印)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ISBN 978 - 7 - 5325 - 0694 - 1

I. ①惜… II. ①姚… ②劉… III. ①古典文學—作品集—中國—清代 IV. ①I214.9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0) 第 146628 號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惜抱軒詩文集

〔清〕姚 鼐 著

劉季高 標校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金壇市古籍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22.375 插頁 5 字數 393,000

199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數: 501 - 1,500

ISBN 978 - 7 - 5325 - 0694 - 1

I · 428 精裝定價: 54.00 元

前言

姚鼐（一七三一——一八一五）字姬傳，安徽桐城人，乾隆二十八年（一七六三）進士，以庶吉士散館，任禮部主事，遷刑部郎中，四庫館開，任纂修官。書未告成，以病歸。歸後歷主安徽敬敷、南京鍾山、揚州梅花諸書院凡四十年，啓迪後進，孜孜不倦。嘉慶二十年卒，年八十有五。

康熙間，桐城方苞揭發義法，以古文名海內，劉大櫟繼之。鼐伯父範治羣經及古文，頗有識解，與大櫟友善，時相過從。鼐自幼及壯，在家庭師友間，受到長期薰陶，益以本身學養及研摩所得，所爲古文，簡潔深厚，雅近歸熙甫。其談詩論文，雖根柢前賢，而時出新義，有古人所未嘗言，鼐獨能抉其微而發其蘊。論者以爲理深於劉，辭邁於方。然方不以文人自居，時有生民在念，姚則純粹古文家，文章雖多，無一語涉及民間疾苦者，乃姚不及方處。然亦由當時文網峻密所致。不關心國計民生，一時學者大抵皆然，固不能對姚氏一人加以深責。

方苞硜硜以儒學自守，姚鼐則不拒異端，於佛典、道藏，時復涉獵，談言微中，不乏妙解。其立身清儉寡欲，與人極和藹，不爲崖岸自高，殆多少受二氏思想之影響，而義所不可，則侃侃以爭，雖親故不稍假借。於其虛懷樂善、和而不同，一時衆口無異辭。方、劉、姚均桐城人，其治古文，一脈相承，故世人謂

之桐城派。門弟子傳其古文之業者，有梅曾亮、管同、劉開、方東樹等。梅曾亮名最著，而管同所得爲深。姚鼐著有惜抱軒文集十六卷、後集十卷、詩集十卷、詩後一卷、詩外一卷、法帖題跋三卷、左傳公羊傳穀梁傳補注三卷、國語補注一卷、筆記八卷、九經說十七卷。

方苞篤信宋儒，對清初否定程、朱之顏習齋，與程、朱異趨之陽明派黃梨洲曾加指斥；姚鼐基於同一原因，對乾隆中期以後進一步否定程、朱的漢學家，也進行了抨擊：

明末至今日，學者頗惡陋儒，不考古而蔽於近，於是專求古人名物制度，……以博爲量，以窺隙攻難爲功。其甚者，欲盡舍程、朱而崇漢之士。枝之獵而去其根，細之蒐而遺其鉅，寧非蔽與？（贈錢獻之序）

近世休寧戴東原，其才本超越乎流俗，而及其爲論之僻，則更有甚於流俗者。（程綿莊文集序）

今世相率爲漢學者，搜求瑣屑，徵引猥雜，無研尋義理之味，多矜高自滿之氣。（復汪孟慈書）

第三條可作第一條的注腳，議論雖涉於偏，但對當時漢學家來講，尚不失爲藥石之言。第二條提出戴東原，因爲他否定程、朱，是當時漢學家的代表。

可是姚鼐雖反對漢學，却並不反對考證，不但不反對，甚至昌言：

天下學問之事，有義理、文章、考證三者之分，異趣而同爲不可廢。……凡執其所能爲，而毗其所不爲者，皆陋也。必並收之，乃足爲善。……天下之大，要必有豪傑興焉，盡收具美，能祛末士一偏之蔽，爲羣材大成之宗者。（復秦）

（小覲書）

當時的漢學家，專事考據，門戶自高，看不起理學家，更看不起古文家。姚鼐鎔義理、文章、考據於

一爐，這就使三者不再互相排斥，而可收相輔相成之效，而他的願望，則是要做一個兼收宋學、漢學舊道，德能文章的人。

在這三方面，他的成就又如何呢？他服膺程朱，雖無多深造自得之處，然亦不失爲洛閩學派中謹守繩墨的後進之士。至於文章，他是桐城派的發揚光大者，其古文及詩歌方面的成就，可暫放一下，留待後面再講，現在先談他的考證。

惜抱軒文前後集，共三百十篇，屬於考證性質者，有四十一篇。另有筆記八卷，法帖題跋三卷，九經說十七卷，幾乎全部是考證。其考據文之佳者，如筆記四史部一史記，證據確鑿，斷語下得乾淨利落，並未繁徵博引，却解決了歷史上的疑團，堪稱考據文典範之作。

又如筆記六史部三地輿考證金陵地名建置，如抽繭絲，牽引而出，如剝蕉卷，層出不窮，而語言溫雅，筆帶感情，幾使人忘其爲考據文。又如筆記八雜記，能舉出反證，來破對方之偏見，出以平心靜氣，無假劍拔弩張。考據之功用，不出諸考據家之口，而出自古文家之口，說得絲絲入扣，自能令對造心服。

姚鼐在考據方面，和其他考據家一樣，不可能盡善盡美，在有些問題上，不免有強不知以爲知，牽強附會之處。如筆記四考漢書地理志魏郡條，即失之偏頗。

在文論方面，姚鼐在其古文辭類纂序目裏，提出了八個字：神、理、氣、味、格、律、聲、色。據他說前四字是文之精，後四字是文之粗。粗者易知，精者難懂，那就先從其粗者談起吧！格在此處不能作風格

解，因風格是不能放在文之粗裏面的，那就只能作格局（也就是布局）或體制解，在方苞義法論裏，布局則是包括在法裏的。律者法也。少陵遺悶詩：「晚節漸於詩律細。」方苞在進四書文選表裏說：「按以文律。」一言詩律，一言文律，其爲法也則一。聲、色者，辭之作用。傳統文論不言聲、色而言辭者，因舉辭則聲、色已包於其中矣。粗者既明，可以談其精者了。神、理、氣、味，這裏要倒一下，先談理、氣，次談味，最後談神。「文以氣爲主」，是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提出的。「文章雖有逸氣，……當以理致爲心腎。」（顏氏家訓文章）。是北齊顏之推對曹說所作的補充。「理辯則氣直，氣直則辭盛」（李文公集答朱載言書）。神、氣、辭三點論的完成，則是唐代的李翱。這應是姚氏八字訣裏理、氣、聲、色（辭）四字的來源。味是依於理而行，話說得有理，聽的人才會感覺有味道，劉彥和說得好：「故志隱而味深。」（文心雕龍體性）又說：「餘味曲包。」（隱秀）味也就是含義深刻、耐人咀嚼的意思。因此八字訣中的味，也是有其來源的。八字訣談了七個，就賸下個神字了。神是可以作爲品地或境界來理解的，如孟子說：「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盡心下）書畫評論家之所謂神品，還有姚鼐在與魯絮非書中所說的「文之至者，通乎神明」。這些所謂的「神」，都是指品地或境界而言，但姚氏八字訣中的「神」，却不是品地或境界。因爲姚氏是這樣說的：「所以爲文者八，文、理、氣、味、格、律、聲、色。」這個「爲」字，是作「組成」用的。是說組成文章的要素，一共是八項。品地或境界，是指整篇文章所達到的品地或境界而言，是不能混在組成文章的要素裏面去的。據說歸有光曾經用五色筆圈點史記，每一種顏色表示一種義例。其中之一，便是「精神氣魄」（文史通義文理）。劉大櫆把歸氏的「精神氣魄」簡化爲「神氣」（論文偶記），而且成爲劉

氏文論的標幟。雖說通俗易懂了一些，可是從字面上講，「氣」變成附屬於「神」，比重大大降低了。現在姚鼐又把它還了原，「神」即「精神」，「氣」即「氣魄」，並且特意用「理」字把它們隔開，使它們各自保持了獨立的地位。

這八個字總起來就是說：文章要寫得有精神，有道理，有氣勢，要耐人尋味，而所有這些却都要通過適當的格局（體制），嚴密的文律，有聲有色的遣辭造句，才能表達出來。儘管這套東西，大半是前人或歸方、劉的舊物，然而補苴罅漏，使之系統化，其功自不可沒。

姚鼐又從氣、辭出發，把文章分為幾種類型：一種是陽剛，一種是陰柔，其次是陽剛與陰柔混合在一道，有的陽剛成分多一些，有的陰柔成分多一些（復魯絜非書）。劉彥和曾說過「氣有剛柔」（文心雕龍體性）。姚氏這一分類，就更為具體了。唐司空圖分詩為二十四品，人不嫌其多；姚鼐分文為四類，人不嫌其少，這可以說是姚鼐對傳統文論的又一貢獻。

姚鼐雖倡八字文論，但在其與友朋論文的書牘中却很少提及。所經常談到的，還是傳統文論的理、氣、辭。對其八字訣中的「律」，有時甚至持否定的態度；在與翁學士書一文中，從推理來說明文之無定法，也就是直接否定了他的八字文論中的「律」，並間接否定了方苞所謂義法的「法」，後半部則是強調意（理）、氣、辭特別是氣的作用，來說明文之無定法。

並且方、劉的古文，都不是他最佩服的，他最佩服的還是歸有光。他曾直言無忌地這樣說：「文章之境，莫佳於平淡，措語遺意，有若自然生成者，此熙甫所以為文家之正傳。」（與王鐵夫書）以「平淡自然」

作爲衡量古文的最高標準，不但劉大櫟不及格，連方苞也不能及格，及格的便只有歸有光了。更重要的，是他不再重視什麼英雄之氣、慷慨之音、綺麗之色了，所重視的，却是平淡自然。陽剛之美，不再措意，而是一味偏向陰柔了。他存年達到八十五歲，這可能是其後期的文論。在他去世的那一年，有幾句最後論文的話：「文者，皆人之言書之紙上者爾」，在乎當理切事，而不在乎華辭。（稼田集序）既然承認文是「人之言書之紙上者」，那麼，至少他對從口語提煉出來的書面語言，不再像方苞那樣頑固地反對了。「當理」就是合理，人之言要合理，這是沒人反對的。「切」是切近或切合，「事」是事實，「切事」也就是說文所反映的要切合事實的真相，這也是十分正確的。並且這話不能僅僅從字面來理解，似乎有其深刻的內涵。白居易與元九書曰：「文章合爲時而作，歌詩合爲事而作。」要「唯歌生民病」（傷唐衢）。這可能是姚氏提出「文要切事」的淵源所在。

因這時已是嘉慶二十年（一八一五），清王朝經歷了一個半世紀以上，已走向下坡路了。嘉慶帝的父親，好大喜功的十全老人乾隆帝，在其帝業上雖有其成就，但他所留給其繼承人的，却是民窮財盡、官逼民反的局面。在嘉慶帝即位後二十年之間，有蔓延四省、歷時十年的川、楚白蓮教徒抗清運動，有大衆先據曹、滑，奇兵襲攻宮禁的天理教徒之抗清運動。兵火破壞其腹地，利劍直指其喉吭，事雖不成，却起了初步動搖清王朝的作用。時移世遷，文網漸弛。乾隆帝的不許士大夫以天下爲己任的硃諭，已經褪了色了（見乾隆帝書程頤論經筵札子後），所以姚氏才會提出「文要切事」這一論點，但話說得還是很含蓄。其大弟子梅曾亮在答朱丹木書裏有一段話，不妨引來從側面作點補充：

竊以爲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時，立吾言於此，雖其事之至微，物之甚小，而一時朝野之風俗好尚，皆可因吾言而見之。

姚云切事，梅說因時，把它拼起來，這不是白居易的「文章合爲時而作，歌詩合爲事而作」的翻板嗎？因時切事也就是文章要爲時事而作，其內在的真意，也就是「唯歌生民病」而已。這在他的另一高弟管同的因寄軒文集裏，可以清楚地看到：

國家承平百七十年矣，長吏之於民，不富不教，而聽其飢寒，使其冤抑。天下幸無事，無敢先動，一旦有變，則或乘以起，而議者皆曰：必無是事。彼無他，恐觸忌諱而已。天下以忌諱而釀成今日之禍，而猶爲是言。（因寄軒初集）

（與方制軍書）

清承明後，明之時言官爭競，今則給事、御史，皆不得大有論列。明之時士持清議，今則……一使事科舉，而場屋策文之及時政者皆不錄。明俗弊矣，其初意則主於養士氣，蓄人材。力舉而盡變之，則於理不得其平，而更起他禍。朝廷近年，大臣無權而率以畏候，臺諫不爭而習爲緘默。（因寄軒初集言風俗書）

不富之教之，聽民受飢寒，使之有冤無處訴，此正是皇帝之失職，非長吏之失職。不言皇帝而言長吏者，有所忌諱，不敢直指也。「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天下有變，則乘之以起，指出民之不可終侮，說得何等可畏！「天下以忌諱而釀成今日之禍，而猶爲此言」，前車已覆，而後車未戒，說得何等沈痛！清自康熙、乾隆以來，文網高張，株連累累，摧挫士氣，無所不用其極。朝廷之上，則皇帝「從心所欲」，大臣無權，諫官緘默，對清統治者來講，已達到最危險的「唯其言而莫予違」的可怕境地。其「喪邦」之後果，將由其

子孫來承受，已不待言而自明。管異之有學有識，在文欲「切事」這一點上，完成其師未竟之志，可謂桐城派中之佼佼者。

姚鼐最後文論「在乎當理切事」的下一句「不在乎華辭」，是對於辭之要求，僅僅是達意而不要求華麗的辭藻。這對傳統文論之理氣辭，保留了理，強調了文的內容，對辭作了限制，反對「辭勝於理」，把氣換成「事」，突出了文的作用。「切事」就是說文要如實地反映現實。最大的現實，莫過於國計民生，那就是文章要關心國計民生，為現實服務。姚鼐這一套最後的文論，比起他中年時期所標榜的八字訣來，是一個重大的進步，不管他自己是否已實踐，在中國文論史上，還是值得大書一筆的。

在古文風格方面，姚氏也是接近歸有光。而不接近方、劉，偏於他自己所謂的陰柔那種類型。其文之佳者，如：快雨堂記、遊媚筆泉記、袁香亭畫冊記、登泰山記、復魯絮非書、答蘇園公書、復汪孟慈書、荷塘詩集序、王禹卿七十壽序、袁隨園君墓誌銘，以上各篇，皆惜抱軒集中文之傳誦人口者，然此亦僅以示例而已。

姚氏論詩，亦頗具卓識，如說：

善為詩者，不自命為詩人者也，其胸中所蓄，高矣！廣矣！遠矣！發之於詩，則詩亦與之為高廣且遠。若志在於詩人而已，為之雖工，其詩則卑且小矣。（荷塘詩集序）

事實確是如此，但未經人道過，不能不謂之創見。他又說：

詩之至善者，文與質備，道與藝合。（荷塘詩集序）

質者，本也。論語：義以爲質。道者，理也（中庸注）。姚氏所謂之質或道，實即其古文八字訣中之「理」，所謂文與藝，亦即其八字訣中之格律聲色。文與質備，道與藝合，此顛撲不破之名論也。

清初之詩，以一大批由明入清之志士仁人，受到易代之衝擊，目覩華夏之腥膻，生民之塗炭，恢復之暫時無望，其一股忠憤填膺之氣，噴湧迸發而爲詩，長歌短吟以當哭。因之其篇章往往豪蕩感激，或沈鬱蒼涼，文質俱勝，得未曾有，爲清初詩壇放大光明。康、雍以後，文網漸密，淫威所及，學者則鑽進考據，詩人則相率走向另一條道路，於是倡神韻者有之，重格調者有之，標性靈者有之，幾幾乎舍質而事文。其始則時代爲之，其終則流蕩而忘返。若姚氏者，其不忘返者與？

姚氏不徒發爲高論，且能實踐其言。其詩之佳者，古體如：嚴長明散木庵集、同王禹卿游八公洞、登江鶴亭康山草堂、感衰、金麓村招游莫愁湖，近體如登永濟寺閣、弔王彥章、呂翁祠、雄縣詠周世宗、秋室漫咏、游攝山第二首，上引諸篇，皆質文兼備，不讓古之作者。但爲其文名所掩，人多不加注意耳。

姚集通行本爲商務印書館的四部叢刊本（簡稱叢刊）及中華書局的四部備要本（簡稱備要）。叢刊影印所據本僅限於詩與文。備要本名爲「全集」，實則除文與詩外，僅有筆記及法帖題跋二種，其他著述，並未收入。其它刻本，有清光緒三十三年丁未（一九〇七）上海校經山房本，係根據同治五年丙寅（一八六六）有李瀚章題記的省心閣本重印，並有所改訛。它除了有備要本之所有外，更有春秋三傳補注、國語補注、九經說、五言今體詩鈔、七言今體詩鈔五種，較爲完備。但可惜的是省心閣本刊行之日，

正當東南兵燹之餘，書籍多成灰燼，致校勘極爲不易，魯魚亥豕，觸目皆是。校經山房本雖略加校正，亦未見完善。所幸尚有叢刊、備要及江寧劉氏家鐫本殘刻（簡稱劉本），可資校訂。故這次整理詩文集，即以之作底本。淺學謬誤，自所難免。尚希海內外賢達匡其不逮，實深企禱。

劉季高

一九八六年七月於上海

惜抱軒詩文集目錄

惜抱軒文集

卷一

范蠡論	一
伍子胥論	二
翰林論	四
李斯論	五
賈生明申商論	七
晏子不受邸殿論	八
議兵	一〇

卷二

郡縣考	三
漢廬江九江二郡沿革考	三
項羽王九郡考	二六

卷三

老子章義序	二九
莊子章義序	三
左傳補注序	三四
西魏書序	三五
族譜序	三六
代州道後馮氏世譜序	三六
包氏譜序	三六
醫方捷訣序	三九

卷四

張冠瓊遺文序	四一
食舊堂集序	四二
左仲郭浮渡詩序	四三

吳荀叔杉亭集序	四四
張仲絮時文序	四四
高常德詩集序	四七
海愚詩鈔序	四八
敦拙堂詩集序	四九
荷塘詩集序	五〇
香巖詩稿序	五一
張宗道地理全書解序	五二
停雲堂遺文序	五三
謝蘊山詩集序	五四
恬菴遺稿序	五五
晚香堂集序	五六
鄉黨文擇雅序	五七
左筆泉先生時文序	五八
徐六階時文序	五九
禮箋序	六〇

卷五

述菴文鈔序	六一
小學攷序	六二
選擇正宗序	六四
陳仰韓時文序	六五
孝經刊誤書後	六六
辨逸周書	六八
讀司馬法六韜	六九
辨賈誼新書	七〇
讀孫子	七二
書貨殖傳後	七二
辨鄭語	七三
跋夏承碑	七四
書攷工記圖後	七六
書夫子廟堂碑後	七七
何孺人節孝詩跋後	七九

劉念臺先生淮南賦跋尾·····	八〇
方坳堂會試硃卷跋尾·····	八〇
十一世祖南安嘉禾卷詩跋後·····	八一
梅二如古文題辭·····	八二
孫文介公殿試卷跋尾·····	八三

卷六

答翁學士書·····	八四
復張君書·····	八五
復曹雲路書·····	八七
復汪進士輝祖書·····	八九
復孔搢約論禘祭文·····	九〇
復魯絜非書·····	九三
復蔣松如書·····	九五
復談孝廉書·····	九六
與許孝廉慶宗書·····	九八
答袁簡齋書·····	九八

卷七

再復簡齋書·····	一〇〇
再復簡齋書·····	一〇一
復休寧程南書·····	一〇三
答魯賓之書·····	一〇三
復秦小峴書·····	一〇四
復東浦方伯書·····	一〇五

卷八

送右庶子畢公爲鞏秦隋道序·····	一〇七
送龔友南歸序·····	一〇八
贈孔搢約假歸序·····	一〇九
贈錢獻之序·····	一一〇
贈程魚門序·····	一一一
贈陳伯思序·····	一一三
劉海峯先生八十壽序·····	一二四
書制軍六十壽序·····	一二五

陳約堂六十壽序	二六
陳東浦方伯七十壽序	二八
家鐵松中丞七十壽序	二九
彙香七叔父八十壽序	三〇
鄭太孺人六十壽序	三二
旌表貞節大姊六十壽序	三三
孫母張宜人八十壽序	三三
伍母陳孺人六十壽序	三四
王禹卿七十壽序	三六
吳伯知八十壽序	三七

卷九

乾隆戊子科山東鄉試策問五首	三九
乾隆庚寅科湖南鄉試策問五首	三九
朱竹君先生傳	四一
張逸園家傳	四三

卷十

卷十一

方晞原傳	四四
張貞女傳	四六
印松亭家傳	四七
節孝陳夫人傳	四八
鍾孝女傳	四九
節孝張孺人傳	五一
何季甄家傳	五一
陳謹齋家傳	五二
方染露傳	五四
程養齋暨子心之家傳	五四
宋雙忠祠碑文 並序	五七
蕭孝子祠堂碑文 並序	五八
明贈太常卿山東左布政使張公祠碑文 並序	五九
鄭大純墓表	六一